



# 两位侯发印,正被后人渐渐遗忘

烈士家乡人说:你们的寻访活动太有意义了,如果再等几年,整理这段历史会更加困难

烈士姓名:侯发印  
 性别:男  
 出生时间:1924年  
 出生地:山西省陵川县潞城镇侯家掌村  
 所在部队:老二团  
 牺牲时间:1948年10月  
 牺牲地:郑州老鸦陈  
 现在家人情况:2个侄子  
 讲述人:侯发印的侄子侯满锁

烈士姓名:侯发印  
 性别:男  
 出生时间:1924年  
 出生地:山西省陵川县秦家庄乡侯家庄村  
 所在部队:15军44师130团10连  
 牺牲地:郑州  
 牺牲时间:1948年10月  
 现在家人情况:无  
 讲述人:山西省陵川县秦家庄乡侯家庄村村民侯正



侯满锁给记者拿出父亲的照片,他说父亲和侯发印长得很像。晚报记者 白韬 图

## 费尽周折 王昌昌已成云烟往事

烈士姓名:王昌昌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29年  
 出生地:山西省陵川县潞城镇西要山村  
 所在部队:老二团3营通讯员  
 牺牲时间:1948年  
 牺牲地:郑州  
 家庭情况:无直系亲属  
 讲述人:西要山村老人

陵川县潞城镇,一个小小的山区域镇走出了3名在郑州解放战役中牺牲的烈士,王昌昌就是其中一名。尽管本报记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寻觅至王昌昌的家乡潞城镇西要山村,并能够确定村内有这样一名参军战士,但最终只找到了他妻子改嫁后生的儿子。

晚报记者 刘涛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 寻找王昌昌,经历多道周折

刚下过小雨的潞城镇天气颇冷,坐在从当地租来的车内仍是忍不住发抖,山区的温差实在太大。多亏了司机师傅经验丰富,能够在崎岖且有很多岔口的山路上判断出正确方向。经过一路高低起伏的颠簸,终于走上抵达村庄的必经之路,但在距离该村还有7公里处,却被路边两个大石墩挡住去路,有二十多年驾龄的司机师傅断定,由于车身太低且后视镜无法翻转,只能在此下车改为步行前进。

7公里的山路是个挑战,能否想办法让路面适合车辆通过呢?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搬石修路”,将路边表面平坦形状相似的石块搬至两个石墩内侧,并把小石子垫在石块的空隙中,以避免汽车在石块上行驶时不能保证平衡,导致车身卡在石墩之间。

这是一个赌博,大家把注押在了司机师傅的车技上。当司机一寸寸地从铺好的石头上前移时,所有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短短的几分钟,却是如此漫长,人人都捏了一把汗,最后终于成功越过了这道坎。

### 与王昌昌扯上关系的,只有妻子改嫁后生下的儿子

然而,这份欣喜只持续了“7公里”,刚抵达烈士王昌昌的家乡,就得到一个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该村是有王昌昌这个人,但是当兵牺牲了,妻子已经改嫁,没有后代。村里老人们对于王昌昌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他没有留下后代也没有亲戚,他当兵走后再也没有回来,随后妻子也改嫁了,生有一个儿子。在村支书的引领下,我们见到了唯一能与王昌昌扯上关系的“儿子”家,但是他今年才40多岁,对于王昌昌的事情一点儿都不了解。“虽然知道有这个人,但是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

## 侯家掌侯发印牺牲后,村里还专门开了追悼会

为寻访烈士,我们在陵川县城满大街寻找,终于在一个小书屋内买到一张山西省的地图册,但在陵川县那一页,12位烈士所出生的村庄却大部分找不到。

陵川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李健说,陵川县大部分是山区,这些村庄多在深山里,交通很不便利,绝大多数没有通公交车,在地图上没有标注很正常。你们采访只有租车前行了。

虽然我们所租车辆的司机是陵川县当地人,但找到潞城镇侯家掌村,仍然是一路走一路问。侯家掌村与潞城镇镇政府所在地的距离不算远,但这里却算得上偏僻。潞城镇政府位于一座山的半坡,所在地的规模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侯家掌村就在附近的一个山坳里。

侯家掌村里人对“侯发印”这个名字早已陌生,问了多个70多岁的老人,我们才找

到侯发印的侄子侯满锁的家。

侯满锁今年60岁,他还有个57岁的弟弟。他介绍说:“侯发印是我的伯父,我的父亲排行老三,还有个二伯父,但目前父亲兄弟三人都已经去世了。”

我们的到访也引来了许多村民,虽然中间有多位70岁左右的老人,但对侯发印也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侯满锁说:“我对伯父的了解也很少,只知道他牺牲在了郑州。解放后,父亲和二伯父曾到郑州寻找过大伯父侯发印的遗骨,但最终也没找到。”

但令家人欣慰的是,虽然遗骨没有找到,村里对伯父侯发印仍然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侯满锁说:“我那时候还很小,但记忆中全村的人几乎都到场对伯父进行了吊唁,并把父亲从郑州挖来的一些土进行下葬,立了墓碑。”

## 侯家庄侯发印,村里人对他已经没有了印象

秦家庄乡侯家庄也坐落在一个深深的山坳里,房屋大多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建筑,据村民讲,村口的那座大院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虽然侯家庄有许多老建筑,村子也不大,不到400口人,但村民对60年前牺牲的侯发印已经没有了印象。我们到访后,几位70岁左右的老人开始热烈讨论起谁家最有可能是侯发印的后人,最终锁定在了侯正身上。

侯正说:“据我掌握的情况,我们村上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牺牲了5位烈士,其中姓侯的有4位,另外一位姓焦。但4位侯姓

烈士牺牲地点都不在郑州,我的爷爷也是那个时期牺牲的,但牺牲地点是在广州。但也不排除你们所说的这位侯发印烈士,当时家里就已经没有了近亲属,慢慢地就被人遗忘了。”

侯正还说:“你们所做的这项寻访活动意义太大了,对于解放战争那段历史,现在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才有印象,随着这批老人不断地去世,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就会越来越模糊,应该尽快寻访这批老人,整理出来,再等几年,再想整理这段历史就会更加的困难。”

## 陵川县民政局内意外发现两位侯发印烈士

10月4日下午,还在国庆假期中,山西省陵川县公安局内冷冷清清,只有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健在值班,了解到我们的来意后,他热情地为我们拿出一本《陵川县民政志》。

在烈士表彰一章中,我们看到有长达30多页的解放战争牺牲烈士名单。潞城镇侯家掌村籍烈士侯发印的资料首先进入我们的视线。资料显示:侯发印,1924年出生,老二团战士,1948年牺牲于郑州老鸦陈。

再往后翻了几页,又一名“侯发印”跳入我们的眼帘。这名侯发印烈士的出生地位于山西省陵川县城西北方向的秦家庄乡侯家庄村。同样也是1924年出生,1948年牺牲于郑州,但他牺牲前在15军44师130团10连服役。

看到两位“侯发印”烈士后,我们在心里犯起了嘀咕,一个县怎么有两位“侯发印”烈士,资料会不会有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半天,准备对这两位“侯发印”烈士进行重点寻访。

是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换来了郑州的解放,是他们的浴血奋战才让郑州的发展有了起点。但随着时间的流驶,为郑州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们的面容,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地变得模糊。

为了让那段历史更加清晰,为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我们踏上了寻访之路,虽然寻访之路充满了艰难和坎坷,但我们会用尽全力搜集他们的信息。

我们寻访,是为了永恒的记忆。从10月4日出发赶赴山西的那一刻起,困难就接踵而来。采访组三人从郑州出发时,太阳还暖暖地挂在天上,当长途汽车开进山西晋城境内时,我们中的一人还身穿T恤,由于我们对太行山区温差认识不够,当天晚上就大吃苦头。站在

大山里,三人被冻得瑟瑟发抖。

山西陵川平地少,山多,即使有平地,也是巴掌那么大一块地方,所以在陵川的地图上,看到许多村庄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掌”字。这样的地形显然不利于交通出行,我们寻访的村子都没有公交出行,为了加快寻访进度,我们只好在陵川县城花了260元钱租了一辆车。虽然司机是当地人,但在弯弯曲曲的山路面前,也弄不清头绪,车见人就停,停车就问。

山里人的方言很重,他们说话我们几乎无法听懂,采访变得异常的艰难,幸好司机师傅说的话,我们还能听懂一些,于是他就成了我们的翻译。

10月6日去寻访的是秦家庄乡侯家庄,从地图上看,离公路不远,从当地人

口中得知,那条公路上有城乡公交车运行。但当我们下了公交车,才发现侯家庄离公路还有5公里山路,而此时我们每人身上还都背有三四十斤的行李,最后三人累得几乎是一步一挪返回到公路上的。

我们寻访,是为了永恒的记忆。在寻访中,我们虽然经历着种种挫折和困难,但让我们更加沮丧的事情是,因为时间的久远,烈士村庄上的人们也渐渐地淡忘了他们,甚至一些烈士在村民的记忆里没有了一丝踪影。比如杨金明,比如侯发印,比如王昌昌,村上几乎没有人能记起他们的面容,也几乎没有人能说出关于他们的事情。即便是有些故事的烈士,比如张勤明,比如张昌旦,也只有村里75岁以上的极少几位老人能够记起。

经历过一次次失败的采访,我们越发觉得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们不敢想像,如果我们不加紧整理关于烈士的这些仅存记忆,再过几年,现在75岁的老人也会相继离世,到那时我们即使付出比现在上百倍的努力,也找不到烈士的事迹让我们缅怀了。

经过三天的努力寻访,陵川的采访已接近尾声,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寻访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但我们在下一站壶关的采访中,会更加努力地去搜集、整理、记录,寻访为郑州解放做出重大贡献的烈士们的事迹,让遗憾减少到最少。

我们努力,是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我们寻访,是为了永恒的记忆。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晚报记者 刘涛

采访手记

寻访,是为了永恒的记忆